

# 白居易《问刘十九》赏析

## ◎ 淑章谈古诗词

绿蚁新醅酒，  
红泥小火炉。  
晚来天欲雪，  
能饮一杯无？

首先，作者白居易，我们在讲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与《忆江南》时就介绍过了，这里只说说关于白居易写诗的一个故事。

这个故事选自宋代彭乘写的文言轶事《墨客挥犀》。文章里说：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，每次做好了一首诗，总是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婆们听，如果她们听不懂，白居易就反复修改，直到她们听后拍手叫好，才算定稿。这是为什么？

一是诗文写出来就是给大家看的；既然如此，就得写大家能懂而又喜欢的语言。二是写诗文的目的恐怕不是为了孤芳自赏，而是想让更多的人分享、欣赏或评论；既然如此，那就应该写更多人之所想，写更多人之所懂。其实，这就是白居易写诗写文的出发点。

具体地说，就是虚心求教于民众，就是希望得到民众的共鸣，就是尽量反映广大民众的心声。这一点，从他写的《卖炭翁》《重赋》《观刈麦》等诗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

我们要讲的《问刘十九》这首诗是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时的作品。这首诗写得明白如话，通俗易懂，幽默有趣，充满了人情味。

这首诗共4句，仅仅20个字，却把读者领到一个虽然是冬季，但却泛着红红炉火的屋里，给人以满满的温暖。这时，诗人新酿的米酒还未过滤好，酒的表皮上还漂浮着一层绿色的泡泡，香气扑鼻。如果你正好遇上此情此景，你这个不速之客会怎么样呢？

其次，解释部分词语。

1. 刘十九：他是白居易挚友刘禹锡的堂兄，因为他在同族弟兄中排行十九，所以称作“刘十九”。而

刘禹锡则排行二十八，所以，白居易称他“刘二十八”。白居易与刘十九有过交往，彼此很合得来。

2. 绿蚁新醅酒：指新酿的酒。绿蚁，指新酿酒未滤清时，酒面上浮起的绿色泡沫。由于它的颜色微绿，细如蚁，所以称为“绿蚁”。醅(pēi)，酿造。

最后，赏析这首诗。

由于这首诗明白如话，似乎无须解释，读者就会一目了然。但，由于笔者对这首诗情有独钟，所以想把自己对这首诗所蕴藏着的艺术造诣之领会，写出来供读者评论与指教。

第一点：3种颜色与3个意象融为一体。3种颜色是绿色、红色、白色，3个意象是“新醅酒”“小火炉”“天欲雪”。

这两个“三”融为一体，就使诗人的小屋温暖如春，洋溢着热烈欢快的气氛。此情此景，尤其会使生活在北方或到过北方的人们浮想联翩，幻想与诗人共饮一杯！

第二点：现实景物与

想象中的景物相映成趣。诗人描写的现实景物是“绿蚁新醅酒”与“红泥小火炉”，而想象中的景物则是“晚来天欲雪”。这两种景物既是相互对比，又是互相映衬；对比，是指屋内温暖而屋外寒冷；映衬，是说正是由于寒冷，才显现出火炉的可爱，也正是因为温暖，才反衬出晚雪带来的诗意。而这也正是诗人请朋友刘十九共饮一杯的由头。

第三点：字字含情。

这样说似乎有点夸张，但读者只要细细品味诗人所选之字，就可能与我有同样的感受。如，“新”字，那意思岂不是说：这酒是刚刚酿出的，专等你来尝新呢！再如，“小”字，那意思岂不是说：我的精致的用红泥制成的“火炉”小巧可爱，用它温出来的新酒，那味道你可品味过？还如，“欲”字，诗人分明是在催促他的朋友：看样子马上下雪了，还不快点来？期盼朋友速来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。其余，请读者体会。

第四点：余音绕梁，不绝于耳。

我这8个字是评价这首诗最后一句“能饮一杯无”的。

1.“能饮一杯无”是全诗的亮点。如前所述，前三句都是写景（现实之景与想象之景），而“能饮一杯无”是唯一的抒情句。如果说前者是铺垫，后者就是诗人的心声；如果说前者是画龙，后者就是点睛。因为前三句竭力渲染酒之纯美，夸赞火炉之别致，描写晚雪之降临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引诱朋友的馋虫。

2.“能饮一杯无”用的是疑问句，而不是祈使句，其好处不仅使人物栩栩如生，而且显现出人物之间的亲密关系。如果用祈使句写，那可能是“请君饮一壶”或“陪我喝一杯”之类。这样写不仅索然无味，而且丝毫看不出人物之间的关系来。而当“能饮一杯无”这个疑问句出现在末尾时，诗中刹那间跃出关系非常亲近的两个人物：一个是诗人，一个是刘十

九。你听，诗人在问：十九呀，我这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眼看就要下雪了，你闻到我新酒的香味未？你能不能陪我喝一杯呀？能，你就快点来；不能，你也回个话。

3.“能饮一杯无”这是诗人在问刘十九，读者当然想知道刘十九的回答，甚至都想知道回答之后的情景。可诗人写完这句却戛然而止。这正是白居易的神来之笔，他是有意为众多读者创造出一种豁然开朗的境界，演奏出一种“余音绕梁，不绝于耳”的曲调。诗人好像在告诉读者：我的诗只能写到这里了，我的邀请也只能如此表达了。至于后面情况如何，以及怎样表达这种情况，这一切就有劳诸君赐教了！

通览全诗，言简情长。而这种情不只是独钟于刘十九的，从某种意义上看，更是倾心于所有读者的。他从生活中获得灵感，又以这种灵感引发读者的共鸣。这恐怕就是白居易诗歌过人之处吧？文/李淑章

## ◎ 书单



## 《关于小精灵的几乎全部真相》

作者：(法)克洛蒂尔德·德拉克罗瓦

译者：张迥

版本：后浪/天津人民出版社

这本绘本能读出多大的乐趣，取决于你打算怎么读。你可以把它当一本小精灵驯养指南。全书7个篇章，回答了小精灵为什么个子那么矮、为什么是尖耳朵、为什么喜欢穿红色和绿色衣服等问题，你愿意相信多少看你喽。你还可以把它当7个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来读。

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种读法——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。成年人对文字的敏感性往往要大于对图画的敏感，感知内容的逻辑页较常建构在前者的基础之上，这导致成年人会丧失很多阅读绘本的乐趣。书中所画的小精灵，虽然都戴着尖帽子、穿着红鞋子，有时候行为也很相近，但却在表达不同的故事；作者的幽默巧思，也都藏在画面之中。孩子不会关注书里有多少字，而会关心有多少蘑菇、有多少顶帽子、有多少白胡子，会关心为什么那个乘车的小精灵要梳胡子，会关心什么时候也能和小精灵一起尝尝蘑菇蛋糕的滋味。把自己当成孩子，你会跪着脚丫把它读完的。

## 《人，或所有的士兵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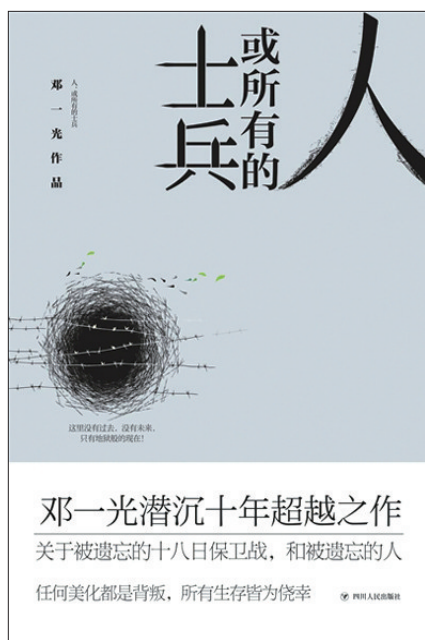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邓一光

版本：四川人民出版社

当“人”成为“士兵”，战争就必然开始。而在这一人类生存的极端境地中，“人”很可能失去作为人的基本尊严，没有了生命权、人身权、人格权……而对战争的深入探究，又是回顾历史、深入“人之为人”的重要途径。邓一光用5年的时间

写就的《人，或所有的士兵》，写的是二战，具体地说是1941年香港保卫战中的战俘的故事。

当人具有了如此特殊的身份（战俘），其话语、人生经历便具有了特殊性，小说向我们讲述了这一特殊身份人物的不可思议的经历，但更重要的并非这种特殊性，而是其普遍性：说到底，他们是“人”。用虚构与非虚构混合的书写方式，邓一光通过战俘的经历，探究着战争的面目，更探究着人性的幽深之处。他说：“我认为，真正的战争文学一定是直指人心，直至人的精神构建，最终一切落实到人性的考察之上。”



## 思露花语

人生的心态，淡泊明志、宁静致远是修养的入境；生命的情态，难得糊涂、大智若愚是涵养的化境。

人生，静以修身，故洁身自好是其佳境；生命，俭以养德，故厚德载物是其妙境。

谋事，要能明白什么事对自己是最重要的；识人，要能清楚哪些人对自己是最重要的。人生，只有如此的认知，才会在关键时作出正确的抉择。

人生，需要理解时，其担心的是被误解；而面对误解时，则渴望的是被理解。

无论人还是自然，情有情缘，物有物理，天有天道，故应常怀敬畏之心。

置身困境，弱者自惭形秽，故会逃避；面对艰险，强者自强不息，故会跨越。

真假颠倒，善恶不分——如此世俗，奢谈美丑！

自食其力者自信，自不量力者自负；自知之明者自勉，自作聪明者自欺。

脚踏实地，循序渐进，方可步步为营，一路前行；好高骛远，急功近利，则会故步自封，半途而废。

承诺，一诺千金，故只有践诺，方为诚信；誓言，一言九鼎，故只有立言，方为守信。

做事鲁莽，从来不计后果，故很难有预期的效果和满意的结果，当然更不会有意外的战果。

我们高山仰止，因为仁者乐山，故而捷足可以先登；我们观海听涛，因为智者乐水，故而扬帆可以远航。文/巴特尔